

辛志平故居與海角七號的連想

林建昌

11/27/2008

辛志平故居與海角七號沒任何關聯，但對我來說，參觀辛公館又看了電影之後卻有不同的感受。辛志平故居的開放，讓我有機會重訪我六十幾年前曾經作客之地。雖然辛校長居住在此最久，但以前日據時代的新竹中學校長都住過這裏，故稱為辛志平故居對前日籍校長並不公平。

台灣光復前，先父林呼爐(人稱葫蘆仙)與當年新竹中學第五任校長松井實(見圖)頗有交情，但他們怎麼認識，先父從未告知。記得小時候(大約4-5歲吧!)有一次先父帶著母親與我到校長公館拜訪，當年的新竹中學校長在地方的地位崇高，位在東門街大通的校長公館與新竹卅高官宿舍(在中央路)外觀幾乎相同，校長與副校長分住前後兩院(現已打通)。我們拜訪松井校長所為何事，那是大人的事；而對當時的記憶也很模糊。我只記得走進玄關(大門)我們都脫了鞋子，在應對室(客廳)裏我記看到兩把獵槍，先父跟校長留在客廳聊天，家眷(校長夫人與先慈)則帶著小孩到另一邊的茶之間或書房，校長夫人很親切，家母日語不太好但還能應對，我坐不慣榻榻米就在週邊的走廊隨便跑。忘了是校長夫人或女中(庸人)很快進廚房端出我期望的羊羹，當時羊羹是一種很高貴的甜點。

在台灣光復前，有兩件事我很難忘記。第一是、松井休閒時最愛打獵與釣魚。他經常在竹中後山的森林公園(十八尖山)打獵，打到斑鳩都會叫工友送到我家，每次三、五隻，家母都用斑鳩燉來四神湯，一人一隻，我們都吃得不亦樂乎。第二件事是、他幫我們取日本名字。在日據時代末期，日本人要台灣人改名、改姓，但也有選擇性的，社會地位顯著的與智識份子優先，也不全勉強。先父請教於松井，我們姓林，日本人也有林姓所以不改，至於名字，他建議小改，例如四哥池龍改為龍夫，將建昌改為昌平。但這些比較有日本味的名字，只在學校用了一年，光復後就改回來了。

大戰後日本人被遣送回日本，松井亦不例外，但他們好像是最後一批走的。在離開之前松井請工友送來一只大木盒子，是日本人收藏貴重物品相當精製的黑色盒子(箱子)。工友說松井已跟先父說好，請我們代他保管一些帶不走的貴重東西，還說叫我們兄弟到公館去拿他也帶不走的釣具。隔天我們去了，松井把他放在走廊門檻上的一大把釣杆拿下來就交給我們，四哥跟我都嚇了一跳，這一把釣杆有好幾支高級的四節釣杆，我們以前都沒看過的呢。臨走前我們當然不會忘了說謝謝，也祝他一路順風，他摸摸我的頭，拍拍四哥肩膀說「頑張れ！」

他們那一天走我不知道，當然也沒去送行，所以沒看到海角七號開船生離死別的那一幕。寄存在家裏的木盒子，大約有半尺高、一尺寬、一尺半長，家母把它收藏在大木箱裏，而大木箱又放在「押入」(那是榻榻米臥室旁放棉被、毯子、及枕頭等東西的地方)，從來沒打開看過，一直到我初中的時候很好奇的偷偷打開來看。原來盒子裏放的是，松井校長的官帽、勳章，肩章，一把文官佩劍(大約一尺長的短劍)，以及一些文件。這些是當時帶不走但很寶貴的紀念品。多年後，我在1964年出國，據家母說松井校長的兒子松井俊(任中學教師)到台灣來，我家舊地址「南門町三丁目九十七番地」是很難找到的，但他知道我家是在新竹醫院前的巷子裏，很快就找到「葫蘆仙」的家，沒有「海角七號」那麼難找。他告知松井校長已過世，留下遺言，希望把寄存我家的東西拿回去。我已不在家，所以也沒有看到如海角七號裏年老的友子看到情人書信的那一幕。

本文全憑幾十年前的記憶，錯誤在所難免，把這些小故事記錄下來與竹中校友共享。本人已去信松井俊，希望能得到松井校長回國退休後、過世前的生活情形。



竹中第五任校長松井實

附圖



市定古蹟辛志平校長故居外牆大門



市定古蹟辛志平校長故居內門（玄關）



市定古蹟辛志平校長故居後園



市定古蹟辛志平校長故居藝文館正門